

# 回不去的故乡

□刘倩慧

立秋过后,又到了回老家看戏的时节。每年农历七月十八是老家的金秋古会,老村的戏台上都会如期上演精彩大戏,锣鼓喧天,人流如潮。

虽至今日,我也未能安心地坐下来细品过一出好戏,却在每年这个时候都无比怀念幼时在老家的旧时光,而金秋古会是尚能将与老家联系起来的屈指可数的丝线。而今,当我又走进戏院,挤在熙熙攘攘的乡亲们身旁,才恍如隔世般看清了台上人的笑怒嗔痴。其实我更爱看台下老人们脸上洋溢出的朴实无华的满足和简而易得的快乐,那是一张张布满岁月沧桑与道道沟痕的脸,却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久居樊笼中的我。

台上戏腔时而凄婉动人,时而威严粗犷,恍惚间,我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些夏天。记忆中那时的古会比此时更热闹非凡。村里的庄稼汉早早忙完一天的劳作,带上一家老小来享受这场夏日盛宴,而嫁出村的媳妇也要带上娃娃借着这场热闹来探望娘家的爹娘。幼时的我虽不爱看戏,却爱这戏带给全村的热闹,爱这一院子满满当当的喜气洋洋的笑颜。

戏还没开始,奶奶就急慌慌地催我和妹妹去戏院占座。座位很简陋,不过是一行行砖垒的“石台子”。晌午刚过,奶奶便叫我们拿上花手绢包着的土砖当成占座的法宝,去抢戏台下最好的位置,然后老老实实地坐在花手绢上,等着晚上的好戏。可是小儿顽皮,又怎能安心守到天黑?不一会儿,我们就和戏院里其他被派来占座的小童们乱窜起来,时而在前排座位间打秋千,时而登上台子,寻宝般钻进“机关密布”的戏院后台。

傍晚大人们来找花手绢占好的座位,多半都被后来者推而占之,这时免不了有几个彪悍的妇人在戏台下面红耳赤地理论一番,小孩子却只管躲在大人身后,探出脑袋吐舌头挤眉弄眼。待及下次,奶奶也不再把花手绢放心交给我和妹妹,占座的活儿转而交给姑姑代劳。

终于等到好戏登场,爷爷高高地架着我俩,好让我们能看清台上的表演,可唧唧呀呀听不懂的唱腔,着实成了疯了一日的我俩的“催眠曲”,几个呵欠下来,我们的脑袋都倒在爷爷宽厚的肩膀上,半睡半醒间,爷爷身上的烟草味已深深烙印脑海。

时代洪流匆匆而至,老家的房子在极短时间内被夷为平地,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我们接进单元房的奶奶时常将落寞挂在脸上,就连我也时常想念那些旧时光。老家于我而言是泥土芬芳,是童年时的欢愉,是奶奶摇着蒲扇缓缓讲出的故事;亦是无拘无束的自由,是穿越小巷时耳旁穿过的呼呼风声,是城市间不曾体味的新鲜和温暖人情。迟子建曾在书里写道“我发现春光是一种药,最能给人疗伤”,而老家带给我美好回忆也是一味药,在许多个寂静的夜晚,像甘泉般流向我干涸的心灵,在许多个深感束缚的瞬间,让我回味曾经体会过的自由。

然而我们始终无法抵御时代进步的车轮,正如我无法带我的女儿重温我童年的快乐,这是我的遗憾,也是她的遗憾。我试图带她去更辽远的地方,找寻来自大自然的美味方剂,试图在她尚未到来的成长疼痛中,埋下更多来自日月星辰的力量,这是老家带给我的力量,也将是我带给她的力量。

纵有千般不舍,老家已成过往云烟,它随着推土机、挖掘机的轰鸣离我远去,更随着亲人的离世走得越来越远,我费力地拉扯着记忆,在脑海里翻找着被时间抛弃的曾经,并将它们保存成我心底的乐土。愿这土地留给我细腻而丰沛的情感和乡邻带给我的原始的是非观,以恒久的方式筑牢我的精神家园。

此笔一搁,老家终成回不去的故乡……

# 梧桐入秋

□杨雪凤

“睡起秋色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友人说,昨夜夜里睡觉听见秋风吹过的呼呼声,早上起来后却找不到踪影,于是想着邀我到梧桐公园里一起观看梧桐的落叶,寻找秋的足迹。

走在石板路上,地面铺就一板金黄的梧桐叶,像一块炫着金色的地毯一样,从地面延伸到天边,金光闪闪。友人捡起落在地上的一片棕黄的梧桐叶,端详着说:“梧桐叶是解郁的神器。心情不好时,看着这一片黄澄澄的叶子,宛若走进一个充满多巴胺的世界,心情会立马好起来。”我看着友人对梧桐叶的沉醉,心里不由想起梧桐叶陪伴着我的岁月。

家乡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秋天时尽是“凉风敲落梧桐叶,片片飞来尽是秋”的景象。我常常站在阳台观看,感受着秋风吹来,梧桐叶不时哗哗地飘落几片下来的景象。母亲有时看落叶多了,喊我一起把院子里的梧桐叶打扫一下,那时我便说:“如此美好的景致,何不让它留久一点呢?你看地上金黄金黄的,多美呢?”母亲听后也不忍心把这美丽的景色清扫,便说:“那就过些天再扫吧。”

有一次,我在院子里与童年伙伴小芳玩捉迷藏,梧桐叶不知怎的飘落到我的头顶上,好像在戏弄我玩似的,这片梧桐叶难道是有灵性的吗?它也想加入我们玩耍的队伍,与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吗?小芳出了一个主意:“不如我们把梧桐叶拾起来做标本吧。”于是,我与小芳精心挑选了完好的梧桐叶,把它放入我们厚厚的书籍里。时间一久,我们也忘记这回事了。

少年时在书桌前读书,当在厚厚的书籍里翻到这一片片被风干的梧桐叶时,仿佛它已在那里等待我很久。我拿起梧桐叶标本放到桌上,看着那金黄的叶子,浮躁的心瞬间宁静下来,开始入迷地读着书里的字字句句,梧桐叶是陪伴我学习的伙伴。

成家后,我居住的小区里栽有几棵梧桐树。每当入秋,我总是徘徊在这几棵梧桐树下,想看看叶子飘落的瞬间,看它那优美的舞姿,携着秋风飘荡在天地之间,悠悠地唱响属于它们的歌曲。我随着秋天的梧桐叶进入了沉思,仿佛把时间定格,回到少年时期,静静回想那一幕幕金色的秋意。

梧桐叶是秋的使者,给秋天带来了浓艳的色彩,给大地画了一幅天然的油画。我在这油画里穿梭着。梧桐树下,岁月静好。

我与友人从梧桐公园回来后,我便想着回家乡去看看院子里的梧桐树,看看那一片片梧桐叶,它们的坚韧和纯洁,让我时时想起,并在岁月长河中成长至今,为我的日子带来了无限的宁静,也让我对未来充满无限的遐想。

# 好看故事

□金光

大有在城里住腻了,就花钱在离城二十里的红土坡买了一处被人废弃的旧宅院。与其说是宅院,倒不如说是个土坎更合适。那是一个崖面窑,巴掌大的土崖上掏了两孔拐着弯儿的窑洞。主人早已搬到城里,窑洞年久无人居住,被风雨剥蚀得面目全非。大有找泥瓦匠重新修了一番,又将院子重新归置,种了些四季花草,使往日废旧的宅子魔术般变成了生机盎然的小庭院。

双休日,大有带着妻儿住进了窑洞。窑洞冬暖夏凉,安静无比,大有心情格外舒畅。他搬了把躺椅放在院里,扇着蒲扇,神仙般地躺在那里养神儿。妻子也说:“花了这么点儿钱就买来一处养心之地,真值!”于是,每到双休日或节假日,大有一家三口都要来窑洞里小住,尤其是休长假的时候,他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享受生活。

后来,大有弄来一个柏木疙瘩做的艺术茶台放在院里,专门从城里带了些绿茶、红茶、白茶,摆了几个茶杯。没事的时候,大有坐在院里,跷着二郎腿,上午喝绿茶下午喝红茶,变着花儿地品味。

有时候大有在喝茶,会看到院外有村民经过。他们不是扛着锄头便是提着袋子,路过时会下意识地朝院里瞄几眼。大有也不抬头,自顾自地喝着茶,心想:这些农民不能沾惹,是非多;要保持着城里人的习惯,不来往,少麻烦。

可是你不麻烦别人,不一定别人不麻烦你。那天,大有正在喝茶,院里走来了一个叫拴水的人,进来就说:“伙计,东边朱家的孩子结婚,凳子不够,让我来借两个。”

大有愣了一下,还没搭话,妻子就拿了两个圆面凳子给了他。拴水拿上就走。看到拴水走远了,大有责备妻子:“没听说吗?村

# 乡邻

□金光

里的人都是热粘皮,来往多了麻烦事儿也多。”

妻子知道他的意思,但觉得有些事不能做得太过,她说:“人家上门借两个凳子,也不是啥大事儿。”

大有有点儿生气:“今天借凳子,明天借钱,你就准备着吧。”

妻子不依不饶:“既然选择来村里住,就得准备与人来往,不能像城里一样,当孤家寡人。”

大有还要说话,拴水又来了。他是来叫大有过去喝几杯的,说是朱家办喜事,全村人都去了,就剩大有一家没去。

“我?”大有又愣了一下,“不会喝酒,我就不去了。”

拴水刚要离开,大有妻子就追了出来:“他不会喝酒,人不但但礼是要随的。”拿了一百元钱递给了拴水。朱家人还凳子的时候,顺带给大有家送了些黄瓜和西红柿,说是自家地里种的。

那天下午,天气闷闷地热,大有在院里喝茶。拴水扛着一个编织袋满头大汗地从田里回来,打院外过时,大有招呼他进来喝茶。拴水也不客气,坐下来端起大有递过的杯盅就喝起来。拴水说,他的嗓子眼儿就要冒火了,说着找了个碗,把茶台上的一大壶茶水全倒进了碗里,端起碗“咕咚咕咚”喝了下去,然后嘴一抹,说:“这个过瘾。”说完憨憨一笑,从编织袋里掏出一个大冬瓜放在凳子上,走了。

打那以后,村里人常来送东西,有的送菜,有的送石磨面,还有的送一壶自己榨的葵花籽油。大有看着这些东西,深思起来:他们是不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妻子看出了他的心思,嗔怪他说:“村里人本来都很简单,你咋硬往复杂处想!”

秋天的时候,连阴雨下了一个多月,红土坡被雨水泡透了。一天半夜时分,紧挨大有住的那孔崖面窑洞的山皮“轰”的一声垮塌了一大片。早晨大有起来一



看,门口落了一大堆泥土,本来就不大的院子被占去一半儿。大有赶紧打电话到市里找工程队处理,正好被路过的拴水听见了,他对大有说:“这点儿事儿还用找工程队?你不用管了。”

拴水当场给儿子打电话,让他把挖土机开回来。一个小时不到,拴水的儿子开着挖土机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七八个手持铁锹等工具的乡邻。大伙儿冒着雨将塌下来的泥土往院边的土崖下清理,又找了些木板顶在崖面上。他们在院里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个个弄得一身泥土。

大有和妻子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过意不去,做了一锅杂烩菜,又买了些烧饼招待大家。也许是饿了,没人客气,都端起碗蹲在院里吃起来。

趁吃饭的工夫,大有把拴水叫到一边,说工程队干这活儿要出钱,乡邻们干,他也应该出钱,尤其是挖土机是要烧油的,看得多少钱。不料拴水眼一瞪:“要啥钱!”说完也不理大有,端着碗到门外去吃。

晚上,大有妻子感慨地说:“乡邻们还是厚道啊!”大有就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

打那以后,大有时不时去村里串门。谁家有个红白事,他提前去随礼,偶尔高兴了也跟着喝几杯。他对妻子说,以后谁家真遇到困难,向他们张口借钱,还是应该帮助的。

不过,几年过去了,村里没有一个人来找大有借过钱。

# 慢时光里,来一盏下午茶

□雨童

浙江省西南部,是华东的生态屏障。来丽水,自然要到缙云山。这里是轩辕黄帝炼丹的地方,又名“仙都”。从北方到南方,从位于黄河岸边“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雨半城田”三门峡市的灵宝阳平荆山,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丽水缙云,轩辕黄帝铸鼎炼丹的传说,同样神奇而美丽。缙云,是站立于天地间的一座千年古石城。大约七八千万年前,来自中生代白垩纪的火山喷发,那是惊天动地的一次“裂变”,一次壮丽的“涅槃”。直冲云霄的滚滚火山灰,奔腾而出的火热熔岩流,吞噬了大片的土地,在这里沉积成今天缙云山的样子。所以,这里盛产凝灰岩,俗称“条石”。这些从远古而来的石头带着天地间日月精华的滋养和温度,质地坚韧,不易风化,建房冬暖夏凉。来缙云,既能穿梭于这座千年古石城的人间烟火气里,感受它的平常与独特,也能穿行于千余座大大小小、千奇百怪、蔚为壮观的石窟群,沿着人工开凿与自然风雨雕琢而成的遗迹,探寻那俊秀刚毅、气势磅礴、浑然天成的“江南石窟”背后,曾经耀眼而隐秘的世界……

那天的仙都景区,时晴时雨。沿草木葱茏的乡间小路行走,峰岩奇绝,山水飘逸的田园风光与九曲练溪、十里画廊的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秀丽,使人仿若行走在画中,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令人恍惚而沉醉。

“岩宕书房”就在一个转身,撞入了视线,一眼千年。“岩宕”即石窟的俗称。“岩宕书房”四个字,雕铸在一块长方形铜牌上,有质感地镶嵌在整齐条石堆砌的石墙上,两扇木门成了它硬朗中的一抹温柔。走进岩宕书房,这一处高耸而又雄伟的石窟,使人不得不仰望那“一线天”的自然神奇。

书房高38米,深50米,岩宕形成的天然空间,依山势错落,开阖,在通达与天欲连接的地方,聚拢如穹顶“天窗”。天晴时,阳光便快速地从穹顶或石缝间,带着绿意深深地洒落进来,人便细若天地间一粒粟,被光晕

照拂,使人顿时对大自然产生敬畏。

岩宕书房这处天然书吧,巧在保持了自然岩宕的本色,山的肌理整齐而有力量,一条长20余米的“之”字形石径在岩宕流转,周边一排排石台上,是竹楠木制成的书架与栏杆,沿着长长、窄窄的阶梯,拾级而上,便是悦读空间。

泛黄的岩石与咖色书柜搭配得时尚又雅致,黑胶片中播放着喜马拉雅的有声读物,精选的缙云地方文献和适合大众的休闲阅读书刊以及播书自助借还机,可供读者借阅。实乃妙哉!

书房最底层的咖啡厅,只有一隅之小,是最能使人静下来的地方。就这样静静坐在时光里,看着游客冒雨,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地挤进挤出,在窄长的、仅容一人的阶梯上向上向下,一个角度都不错过地拍摄停留。我不由好奇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什么,应该各自不同吧。一棵小树独自长在山岩上,好似不断向上求索,渴望着岩宕外面的自然世界。而曲曲折折而上的书屋,恰似“书山有路勤为径”的灵魂指引,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

许多游客来这里大自然中深藏的书房打卡,想必带着崇尚知识的虔诚和执着吧!每一个有趣的灵魂都懂得,读书才是门槛最低的高贵,增长学问,打破认知格局,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提升精神世界的需求,才能遇见今生最好的自己。当然,来岩宕书房的游客,其实读不读书并不重要。此时来过,有所思、所想、所念、所感,愉悦便好。

在岩宕书房,我只想坐一席清凉,在慢慢流淌的时光中,听书、听雨,来一盏下午茶。在大自然中,享受一份惬意和宁静,让心有所依、有所归,这大概也是世人常常执着于归隐山林的意义吧。

# 流年碎影



离开上海高楼大厦、弄堂里坊的烟火气,在隐匿于山水间的岩宕书房,看书听雨,且来一盏下午茶。风,轻柔湿润。它从岩宕与绿树、天空连成一体的通道里,漫过那些石壁与风雨日月继续开出来的大片“绿苔”,肆意地流动着、吟诵着、跳跃着,扇动你的睫毛,划过你的心尖,抚触着一片与天地交融的忘我宁静,这该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今年5月去了丽水。这座美丽的自然山水城市,在

拿起相机拍照整整十五年了。还记得那时候儿子刚刚出生,想到自己能为他做的事情只有陪伴,所以买了相机,单纯就想记录生活。从最开始的对不上焦,到后来在论坛发照片还能拿到精华,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孔子年幼的时候,住在曲阜的宫城门外,他很小就学着那些出入宫城的大人物的样子玩游戏。买了相机的我,自然也开接触我能见到的摄影圈的前辈们。很快,我就换了设备,用上了数码单反相机。

接着就开始不断尝试设备的各种可能,当然也如饥似渴地不断阅读各种资料,了解那些专业名词,摸索那些按键,让自己对它们熟练于心。以至于曾经用电话指挥另一位爱摄影的朋友完成夜间舞台的拍摄任务。那种感觉就像阿城小说《棋王》里的王一生,在地区参加象棋比赛时和别人下盲棋一样,内心充满了自豪。

上山等云雾、等银河,过河拍荷花、拍天鹅,去村里找抗战线索、去城市拍车流……有一年,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宋钢明老师来三门峡讲课,提问环节我说了一大堆的拍摄计划。宋老师的回复是,你想要拍的东西太多了,我怕你拍不完。那时年轻,觉得自己三十出头,有什么拍不完的……

2015年11月的一天,新闻里到处都是超级大月亮的消息,我便想去尝试试试。下

班,带上相机,背上脚架,我去了公园的制高点,尝试了各种技巧,终于拍到一张长焦和广角结合的大月亮照片,并在当晚写了一篇文章《超大月亮升起》发给摄影报社,几天之后,我接到编辑的电话,说这篇文章被报社采纳了。这种鼓励是莫大的,两年之后,在一次拍摄打铁花之后,我写的另一篇《用大光圈镜头模拟移轴效果拍摄打铁花》文章再次发表。

2021年,和朋友们联合在村里办影展。影展的名字叫《老家唐窑》,那时候姥姥已经离开村庄,轮流在姨舅舅舅家生活。我记得很清楚,当我把展览的画册拿给她看的时候,她一口气看完了所有的照片,指着照片叫出了每一个她认识的人的名字。末了,还一直抚摸着那本画册,说:“都是我村里的人!”

2022年6月,我又发表了一篇名为《无人机接片教程》的技巧类文章。今年4月,我终于顺利地加入了河南省摄影家协会。

当年宋钢明老师的话真真切切地应验了,由于还要工作和生活,我曾经幻想的摄影计划,根本不可能拍完,只能尽力而为了。今年6月的一个上午,我看到南山上风起云涌,便在下班后开车上山准备拍摄,结果无人机差点被大风吹走,于是我写了一篇《一次难忘的无人机拍摄经历》,又一次被发表。面对时间的窘迫,十五年的拍摄经历告

# 思无邪

□李春晓



题字:邵玉铮